



濕

有表有裏有濕熱有寒濕有風濕有濕痰○脾
虛多中濕 脉濡而浮外症關節疼痛四肢痿
弱表中濕也名曰濕痺宜滲泄分利五苓加減
發黃加茵陳 若關節重痛浮腫喘滿腹脹煩
悶昏不知人其脉必沉而緩或沉而微細宜除
濕湯或白朮酒此名中濕 有破傷處因澡浴
濕從瘡口入其人昏迷沉重狀類中濕名曰破
傷濕宜白朮酒

山陰書局影印

四二

以前是一冒
後用其其事

言以老言至
終篇皆不出
剛柔強弱晦
明等意

張賓王曰渺
論沁心

子之知道亦有數乎。無爲曰。吾知道有數。曰其數奈何。無爲曰。吾知道之可以弱。可以強。可以柔。可以剛。可以陰。可以陽。可以窈。可以明。可以包裹天地。可以應待無方。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若是則無爲知。與無窮之弗知。孰是孰非。無始曰。弗知之深。而知之淺。弗知內。而知之外。弗知精。而知之粗。太清仰而嘆曰。然則不知乃知邪。知乃不知邪。孰知知之爲弗知。弗知之爲知邪。無始曰。道不可聞。聞而非也。道不可見。見而非也。道不可言。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。故

老子曰。天下皆知善之爲善。斯不善也。故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也。白公問於孔子曰。人可以微言。孔子不應。白公曰。若以石投水中。何如。曰。吳越之善沒者。能取之矣。曰。若以水投水。何如。孔子曰。菑澠之水。合易牙嘗而知之。白公曰。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。孔子曰。何謂不可。誰知言之謂者乎。夫知言之謂者。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。逐獸者趨。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。至爲無爲。夫淺知之所爭者。末矣。白公不得也。故死於浴室。故老子曰。言有宗。事有君。夫唯無知。是以不

此是一証全
要錄藏書

張賓王口巧
喻

吾知也。白公之謂也。惠子爲惠王爲國法。已成而示諸先生。先生皆善之。奏之惠王。惠王甚說之。以示翟煎。曰善。惠王曰善可行乎。翟煎曰不可。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。翟煎對曰。今夫舉大木者。前呼邪許。後亦應之。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。然而不用者。不若此其宜也。治國有禮。不在文辯。故老子曰。法令滋彰。盜賊多有。此之謂也。田駢以道術說齊王。王應之曰。寡人所有齊國也。道術難以除患。願聞國之政。田駢對曰。臣之言。無政而可以爲政。譬

此見法術不
必用

之若林木。無材而可以爲材。願王察其所謂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。已。雖無除其患害。天地之間。六合之內。可陶冶而變化也。齊國之政。何足問哉。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。無物之象者也。若王之所問者。齊也。田駢所稱者。材也。材不及林。林不及雨。雨不及陰陽。陰陽不及和。和不及道。白公勝得荆國。不能以府庫分人。七日。石乙入曰。不義得之。又不能布施。患必至矣。不能予人。不若焚之。毋令人害我。白公弗聽也。九日。葉公入。乃發大府之貨。以予衆。出高庫之兵。以賦民。

抑和光忍辱
意能忍故勝
人

因而攻之。十有九日。而擒白公。夫國非其有也。而欲有之。可謂至貪也。不能爲人。又無以自爲。可謂至愚矣。譬白公之嗇也。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。故老子曰。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也。趙簡子以襄子爲後。董闕于曰。無卹賤。今以爲後。何也。簡子曰。是爲人也。能爲社稷。忍羞異日。知伯與襄子飲。而批襄子之首。大夫請殺之。襄子曰。先君之立我也。曰。能爲社稷。忍羞。豈曰能刺人哉。處十月。知伯圍襄子於晉陽。襄子疏隊而擊之。大敗知伯。破其首。以爲

道不可以外
求

飲器。故老子曰。知其雄。守其雌。其爲天下谿。齧缺問道於被衣。被衣曰。正女形。壹女視。天和將至。攝女知正女度。神將來合。德將來附。若美而道。將爲女居。蠢乎若新生之犢。而無求其故。言未卒。齧缺繼以讐夷。被衣行歌而去。曰。形若槁骸。心如死灰。直實不知。以故自持。墨墨恢恢。無心可與謀。彼何人哉。故老子曰。明白四達。能無以知乎。趙襄子攻翟而勝之。尤人終人。使者來謁之。襄子方將食。而有憂。左右曰。一朝而兩城下。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憂色。何也。襄子曰。江

能持盈故能
處勝

河之大也。不過三日。飄風暴雨。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。今一朝兩城下。亡其及我乎。孔子聞之。曰。趙氏其昌乎。夫憂所以爲昌也。而喜所以爲亡也。勝非其難者也。賢主以此持勝。故其福及後世。齊楚吳越皆嘗勝矣。然而卒取亡焉。不通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。孔子勁杓國門之關。而不肯以力聞。墨子爲守攻。公輸般服。而不肯以兵知。善持勝者。以強爲弱。故老子曰。道冲而用之。又弗盈也。惠孟見宋康王。蹠足謦欬。疾言曰。寡人所說者。勇有功也。不

剛強所不用

說爲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。惠孟對曰。臣有道於此。人雖勇。刺之不入。雖巧有力。擊之不中。大王獨無意邪。宋王曰。善。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惠孟曰。夫刺之而不入。擊之而不中。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。使人雖有勇。弗敢刺。雖有力。不敢擊。夫不敢刺。不敢擊。非無其意也。臣有道於此。使人本無其意也。夫無其意。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。使天下丈夫女子。莫不歡然。皆欲愛利之心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。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。宋王曰。此寡人之所欲得也。惠孟

無為而無不
為道也

對曰。孔墨是已。孔丘墨翟。無地而為君。無官而為長。天下丈夫女子。莫不延頸舉踵。而願安利之者。今大王萬乘之主也。誠有其志。則四境之內。皆得其利矣。賢於孔墨也遠矣。宋王無以應。惠孟出。宋王謂左右曰。辯矣。客之以說勝寡人也。故老子曰。勇於不敢。則活。由此觀之。大勇反為不勇耳。昔堯之佐九人。舜之佐七人。武王之佐五人。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。不能一事焉。然而垂拱受成功焉。善乘人之資也。故人與驥逐走。則不勝驥。託於車上。則驥不能勝。北方有獸。

其名曰蹇。鼠前而菟後。趨則頓。走則顛。常為蚩蚩。驅蹇取甘草以與之。蹇有患害。蚩蚩驅蹇。必負而走。此以其所能。託其所不能。故老子曰。夫代大匠斲者。希不傷其手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。嗣君應之曰。予所_{有者}千乘也。願以受教。薄疑對曰。烏獲舉千鈞。又况一斤乎。杜赫以安天下。說周昭文君。文君謂杜赫曰。願學所以安周。赫對曰。臣之所言不可。則不能安周。臣之所言可。則周自安矣。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。故老子曰。大制無割。故致數輿無輿也。魯國之法。魯人

綴此一節道
當為可繼意

勝人非自保
之道

爲人妾於諸侯。有能贖之者。取金於府。子贛贖魯人於諸侯。來而辭不受金。孔子曰。賜失之矣。夫聖人之舉事也。可以移風易俗。而受教順。可施後世。非獨以適身之行也。今國之富者寡。而貧者衆。贖而受金。則爲不廉。不受金。則不復贖人。自今以來。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。孔子亦可謂知禮矣。故老子曰。見小曰明。魏武侯問於李克曰。吳之所以亡者何也。李克對曰。數戰而數勝。武侯曰。數戰數勝。國之福。其獨以亡何故也。對曰。數戰則民罷。數勝則主僑。以僑主使罷。

民而國不亡者。天下鮮矣。僑則恣。恣則極。物罷則怨。怨則極。慮上下俱極。吳之亡猶晚。此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。故老子曰。功成名遂身退。天之道也。甯越欲干齊桓公。困窮無以自達。於是爲商旅。將任車以商於齊。暮宿於郭門之外。桓公郊迎客。夜開門。辟任車。爝火甚盛。從者甚衆。甯越飯牛車下。望見桓公。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。桓公聞之。撫其僕之手曰。異哉。歌者非常人也。命後車載之。桓公及至。從者以請。桓公贛之衣冠。而見說以爲天下。桓公大說。將任之。

張賓王曰快哉乎王者之度

此用入之道有國者所當知

群臣爭之曰。客衛人也。衛之去齊不遠。君不若使人問之。問之而故賢者也。用之未晚。桓公曰。不然。問之患其有小惡也。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。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凡聽必有驗。一聽而弗復問。合其所以也。且人固難合也。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。當是舉也。桓公得之矣。故老子曰。天大。地大。道大。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。而王處其一焉。以言其能包裹之也。大王亶父居邠。翟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。曰。翟人之所求者地。無以財物爲也。大王亶父曰。

與人之兄居。而殺其弟。與人之父處。而殺其子。吾弗爲。皆勉處矣。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。且吾聞之也。不以其所養害其養。杖策而去。民相連而從之。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。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。則必重失之。所自來者久矣。而輕失之。豈不惑哉。故老子曰。貴以身爲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愛以身爲天下。乃可以寄天下矣。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。身處江海之上。心在魏闕之下。爲之奈何。詹子曰。重生。重生則

自太王至此
皆反道於身
意

輕利。中山公子牟曰。雖知之。猶不能自勝。詹子曰。不能自勝。則從之。從之神無怨乎。不能自勝。而強弗從者。此之謂重傷。重傷之人。無壽類矣。故老子曰。知和曰常。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。心使氣曰強。是故用其光。復歸其明也。楚莊王問詹何曰。治國奈何。對曰。何明於治身。而不明於治國。楚王曰。寡人得立宗廟社稷。願學所以守之。詹何對曰。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。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。故本任於身。不敢對以末。楚王曰。善。故老子曰。脩之身。其德乃真也。桓公讀

書於堂。輪人斲輪於堂下。釋其椎鑿。而問桓公曰。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。桓公曰。聖人之書。輪扁曰。其人在焉。桓公曰。已死矣。輪扁曰。是直聖人之糟粕耳。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。寡人讀書。工人焉得而譏之哉。有說則可。無說則死。輪扁曰。然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。大疾則苦而不入。大徐則甘而不固。不甘不苦。應於手。厭於心。而可以至妙者。臣不能以教臣之子。而臣之子。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。老而爲輪。今聖人之所言者。亦以懷其實。窮而死。獨其糟

適在於精不
在於粗

宋君不知道

相在耳。故老子曰。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。謂宋君曰。夫國家之安危。百姓之治亂。在君行賞罰。夫爵賞賜予。民之所好也。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。民之所怨也。臣請當之。宋君曰。善。寡人當其美。子受其怨。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。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。百姓畏之。居不至期年。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。故老子曰。魚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。不可以示人。王壽負書而行。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。事者應變而動。變生於時。故知時者

書亦粗也

庶幾知自保之道

無常行。書者。言之所出也。言出於知者。知者藏書。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。故老子曰。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令尹子佩請飲莊王。莊王許諾。子佩䟽揖北面。立於殿下曰。昔者君王許之。今不果往。意者臣有罪乎。莊王曰。吾聞子具於強臺。強臺者。南望料山。以臨方皇。左江而右淮。其樂忘死。若吾薄德之人。不可以當此樂也。恐留而不能反。故老子曰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晉公子重耳。出亡過曹。無禮焉。釐負羈之妻。謂釐負羈曰。君無禮於晉公子。吾觀其從者。皆賢人也。若

柔制剛弱制
強明明說出

以相夫子。反晉國。必伐曹。子何不先加德焉。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。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。及其反國。起師伐曹。剋之。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。故老子曰。曲則全。枉則直。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。國破身亡。困於會稽。忿心張膽。氣如涌泉。選練甲卒。赴火若滅。然而請身爲臣。妻爲妾。親執戈爲吳兵。先馬走。果擒之於干遂。故老子曰。柔之勝剛也。弱之勝強也。天下莫不知。而莫之能行。越王親之。故霸中國。趙簡子死。未葬。中牟入齊。已葬五日。襄子起兵攻圍之。未合

而城自壞者十丈。襄子擊金而退之。軍吏諫曰。君誅中牟之罪。而城自壞。是天助我。何故去之。襄子曰。吾聞之。叔向曰。君子不乘人於利。不迫人於險。使之治城。城治而後攻之。中牟聞其義。乃請降。故老子曰。夫唯不爭。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秦繆公請伯樂曰。子之年長矣。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。對曰。良馬者。可以形容筋骨相也。相天下之馬者。若滅若失。若亡其一。若此馬者。絕塵弭轍。臣之子皆下材也。可告以良馬。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。臣有所與供僮。纏采薪者九方

此段議論大
都斷輪者相
似

於道也亦然
故知之難行
之益難

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。請見之。穆公見之。使之求馬。三月而反報曰。已得馬矣。在於沙丘。穆公曰。何馬也。對曰。牡而黃。使人往取之。牝而驪。穆公不說。召伯樂而問之曰。敗矣。子之所使求者。毛物牝牡。弗能知。又何馬之能知。伯樂喟然大息曰。一至此乎。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。若堙之所觀者。天機也。得其精而忘其粗。在內而忘其外。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。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。若彼之所相者。乃有貴乎馬者。馬至而果千里之馬。故老子曰。大直若

屈。大巧若拙。吳起爲楚令尹。適魏。問屈宜若曰。王不知起之不肖。而以爲令尹。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。屈子曰。將奈何。吳起曰。將衰楚國之爵。而平其制祿。損其有餘。而綏其不足。砥礪甲兵。時爭利於天下。屈子曰。宜若聞之。昔善治國家者。不變其故。不易其常。今子將衰楚國之爵。而平其制祿。損其有餘。而綏其不足。是變其故。易其常也。行之者不利。宜若聞之曰。怒者。逆德也。兵者。凶器也。爭者。人之所本也。今子陰謀逆德。好用凶器。始人之所本。逆之至也。且子用魯兵。

不宜得志於齊。而得志焉。子用魏兵。不宜得志於秦。而得志焉。宜若聞之。非禍人。不能成禍。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。戾人理。至今無禍。差須夫子也。吳起惕然曰。尚可更乎。屈子曰。成形之徒。不可更也。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。老子曰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晉伐楚。三舍不止。大夫請擊之。莊王曰。先君之時。晉不伐楚。及孤之身。而晉伐楚。是孤之過也。若何其辱。羣大夫曰。先臣之時。晉不伐楚。今臣之身。而晉伐楚。此臣之罪也。請三擊之。王俛而泣。涕沾襟。起而拜。

羣大夫。晉人聞之曰。君臣爭以過爲在已。且輕下其臣。不可伐也。夜還師而歸。老子曰。能受國之垢。是謂社稷主。宋景公之時。熒惑在心。公懼。召子韋而問焉。曰。熒惑在心。何也。子韋曰。熒惑。天罰也。心。宋分野。禍且當君。雖然。可移於宰相。公曰。宰相所使治國家也。而移死焉。不祥。子韋曰。可移於民。公曰。民死。寡人誰爲君乎。寧獨死耳。子韋曰。可移於歲。公曰。歲。民之命。歲饑。民必死矣。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。其誰以我爲君者乎。是寡人之命。固已盡矣。子韋無復言。

知矣應可知矣

矣。子韋還走。北面再拜曰。敢賀君。天之處高而聽卑。君有君人之言三。天必有三賞君。今夕星必徙三舍。君延年二十一歲。公曰。子奚以知之。對曰。君有君人之言三。故有三賞。星必三徙舍。舍行七里。三七二十一。故君移年二十一歲。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。星不徙。臣請死之。公曰。可是夕也。星果三徙舍。故老子曰。能受國之不祥。是謂天下王。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。謂弟子曰。人而無能者。龍不能與遊。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。臣能呼。公孫龍顧謂弟子曰。門下故有能呼

即前取人不責備意

者乎。對曰。無有。公孫龍曰。與之弟子之籍。後數日往。說燕王。至於河下。而航在一汜。使善呼之。一呼而航來。故曰。聖人之處世。不逆有伎能之士。故老子曰。人無棄人。物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子發攻蔡。踰之。宣王郊迎。列田百頃。而封之執圭。子發辭不受。曰。治國立政。諸侯入賓。此君之德也。發號施令。師未合而敵遁。此將軍之威也。兵陳戰而勝敵者。此庶民之力也。夫乘民之功勞。而取其爵祿者。非仁義之道也。故辭而弗受。故老子曰。功成而不居。夫唯不居。是以不去。晉文

即前能處勝持盈意

公伐原。與大夫期三日。三日而原不降。文公令去之。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。君曰。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。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。失信得原。吾弗爲也。原人聞之曰。有君若此。可弗降也。遂降。溫人聞亦請降。故老子曰。窈兮冥兮。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故美言可以市尊。美行可以加人。公儀休相魯而嗜魚。一國獻魚。公儀子不受。其弟子諫曰。夫子嗜魚弗受。何也。答曰。夫唯嗜魚。故弗受。夫受魚而免於相。雖嗜魚。不能自給魚。毋受魚而不免於相。則

惟其謙下故
能自保

能長自給魚。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。故老子曰。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。故能成其私。一曰知足不辱。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。人有三怨。子知之乎。孫叔敖曰。何謂也。對曰。爵高者士妬之。官大者主惡之。祿厚者怨處之。孫叔敖曰。吾爵益高。吾智益下。吾官益大。吾心益小。吾祿益厚。吾施益博。是以免三怨可乎。故老子曰。貴必以賤爲本。高必以下爲基。大司馬捶鈎者。年八十矣。而不失鈎芒。大司馬曰。子巧邪。有道邪。曰。臣有守也。臣年二十好捶鈎於

道以久而後
得

物無視也。非鈞無察也。是以用之者。必假於弗用也。而以長得其用。而況持不用者乎。物孰不濟焉。故老子曰。從事於道者。同於道。文王砥德修政。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。紂聞而患之。曰。余夙興夜寐。與之競行。則苦心勞形。縱而置之。恐伐余一人。崇侯虎曰。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。太子發勇敢而不疑。中子旦恭儉而知時。若與之從。則不堪其殃。縱而赦之。身必危亡。冠雖弊。必加於頭。及未成。請圖之。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。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。得騶虞

雞斯之乘。玄玉百工。大貝百朋。玄豹黃羆。青犴白虎。文皮千合。以獻於紂。因費仲而通。紂見而說之。乃免其身。殺牛而賜之。文王歸。乃爲玉門。築靈臺。相女童。擊鍾鼓。以待紂之失也。紂聞之。曰。周伯昌改道易行。吾無憂矣。乃爲炮烙。剖比干。剔孕婦。殺諫者。文王乃遂其謀。故老子曰。知其榮。守其辱。爲天下谷。成王問政於尹佚。曰。吾何德之行。而民親其上。對曰。使之時。而敬順之。王曰。其度安至。曰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王曰。懼哉。王人乎。尹佚曰。天地之間。四海之內。善之則

聖人自無死
地非老氏說
也

吾言也。不善則吾讐也。昔夏商之臣。反讐桀紂而臣湯武。宿沙之民。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。此世之所明知也。如何其無懼也。故老子曰。人之所畏。不可不畏也。跖之徒問跖曰。盜亦有道乎。跖曰。奚適其無道也。夫意而中藏者。聖也。入先者。勇也。出後者。義也。分均者。仁也。知可否者。智也。五者不備。而能成大盜者。天下無之。由此觀之。盜賊之心。必託聖人之道。而後可行。故老子曰。絕聖棄智。民利百倍。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爲偷者。往見曰。聞君求技道之士。臣

此見道之無
往不在

偷也。願以技齋一卒。子發聞之。衣不給帶。冠不暇正。出見而禮之。左右諫曰。偷者。天下之盜也。何爲之禮。君曰。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後無幾何。齊興兵伐楚。子發將師以當之。兵三却。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。齊師愈強。於是市偷進請曰。臣有薄技。願爲君行之。子發曰。諾。不問其辭而遣之。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。子發因使人歸之曰。卒有出薪者。得將軍之帷。使歸之於執事。明又復往取其枕。子發又使人歸之。明日又復往取其簪。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

此見其深於
道然非所以
論也

聞之。大駭。將軍與軍吏謀曰。今日不去。楚君恐取吾頭。乃還師而去。故曰。無細而能薄。在人君用之耳。故老子曰。不善人。善人之資也。顏回謂仲尼曰。回益矣。仲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禮樂矣。仲尼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異日復見曰。回益矣。仲尼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回忘仁義矣。仲尼曰。可矣。猶未也。異日復見曰。回坐忘矣。仲尼遽然曰。何謂坐忘。顏回曰。隳支體。黜聰明。離形去知。洞於化通。是謂坐忘。仲尼曰。洞則無善也。化則無常矣。而夫子薦賢。丘請從之後。故老子曰。載營魄抱一能

無離乎。專氣至柔。能如嬰兒乎。秦穆公與師。將以襲鄭。蹇叔曰。不可。臣聞襲國者。以車不過百里。以人不過三十里。爲其謀未及發泄也。甲兵未及銳弊也。糧食未及乏絕也。人民未及罷病也。皆以其氣之高。與其力之盛。至是以犯敵能威。今行數千里。又數絕諸侯之地。以襲國。臣不知其可也。君重圖之。穆公不聽。蹇叔送師。衰經而哭之。師遂行。過周而東。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。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。三帥乃懼。而謀曰。吾行數千里以襲人。未至而人已知之。其備

秦穆始不知
道終而能悔
故見稱於書

必先成。不可襲也。還師而去。當此之時。晉文公適薨。未葬。先軫言於襄公曰。昔吾先君與穆公交。天下莫不聞。諸侯莫不知。今吾君薨。未葬而不弔。吾喪而不假道。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。請擊之。襄公許諾。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。大破之。擒其三帥以歸。穆公聞之。素服廟臨。以說於衆。故老子曰。知而不知尚矣。不知而知病也。齊王后死。王欲置后而未定。使羣臣議。薛公欲中王之意。因獻十珥。而美其一。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。因勸立以爲王后。齊王大說。遂尊重薛

道不可使人
窺

公。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。則爲人臣之所制。故老子曰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終身不勤。盧敖游乎北海。經乎太陰。入乎玄闕。至於蒙穀之上。見一士焉。深目而玄鬚。淚注而鳶肩。豐上而殺下。軒軒然方迎風而舞。顧見盧敖。慢然下其臂。逖逃乎碑。盧敖就而視之。方倦龜殼而食蛤梨。盧敖與之語曰。唯敖爲背羣離黨。窮觀於六合之外者。非敖而已乎。敖幼而好游。至長不渝。周行四極。唯北陰之未闕。今卒睹夫子於是。子殆可與敖爲友乎。若士者。齟然而笑曰。嘻。子中州之民。寧

肯而遠至此。此猶光乎日月。而載列星。陰陽之所行。四時之所生。其比夫不名之地。猶窅奧也。若我南游乎岡寰之野。北息乎沉墨之鄉。西窮冥冥之黨。東開鴻濛之先。此其下無地。而上無天。聽焉無聞。視焉無矚。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。其餘一舉而千萬里。吾猶未能之在。今子游始於此。乃語窮觀。豈不亦遠哉。然子處矣。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。吾不可以久駐。若士舉臂而竦身。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。弗見。乃止。駕止。柸治。悖若有喪也。曰。吾比夫子。猶黃鵠與蟻蟲。

所見不同而
道因之得失

也。終日行。不離咫尺。而自以爲遠。豈不悲哉。故莊子曰。小人不及大人。小知不及大知。朝菌不知晦朔。蟪蛄不知春秋。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。季子治亶父。三年而巫馬期纔衣短褐。易容貌。往觀化焉。見得魚。釋之。巫馬期問曰。凡子所爲魚者。欲得也。今得而釋之。何也。漁者對曰。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。所得者小魚。是以釋之。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。季子之德至矣。使人聞行。若有嚴刑在其側者。季子何以至於此。孔子曰。丘嘗聞之以治。言曰。誠於此者。刑於彼。季子必行。

所尚亦有不
同

罔兩光耀本
莊子寓言又
引以証莊老
之言如夢中
說夢

此術也。故老子曰：去彼取此。罔兩問於景曰：昭昭者，神明也。景曰：非也。罔兩曰：子何以知之。景曰：扶桑受謝，日照宇宙，昭昭之光，輝燭四海，闔戶塞牖，則無由入矣。若神明四通並流，無所不及，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，化育萬物，而不可爲象，俛仰之間，而撫四海之外，昭昭何足以明之。故老子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光耀問於無有曰：子果有乎。其果無有乎。無有弗應也。光耀不得問，而就視其狀貌，冥然忽然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搏之不可得，望之不可

道不在形影
之未故知貴
忘外而入內

極也。光耀曰：貴矣哉，孰能至於此乎。予能有無矣。未能無無也。及其爲無無，又何從至於此哉。故老子曰：無有入于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。白公勝慮亂，罷朝而立，到杖策，鍛上貫頤，血流至地，而弗知也。鄭人聞之曰：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。此言精神之越於外，智慮之蕩於內，則不能漏理其形也。是故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也。故老子曰：不出戶以知天下，不窺牖以見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此之謂也。秦皇帝得天下，恐不能守，發邊戍，築長城，脩關梁，設障

周秦之脩短
其知有遠近
大小歟

塞具傳車置邊吏。然劉氏奪之。若轉閉鑄。昔武王伐紂。破之牧野。乃封比干之墓。表商容之間。柴箕子之門。朝成湯之廟。發鉅橋之粟。散鹿臺之錢。破鼓折枹。弛弓絕絃。去舍露宿。以示平易。解劔帶笏。以示無仇。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。諸侯執幣相朝。三十四世不奪。故老子曰。善閉者。無關鍵而不可開也。善結者。無繩約而不可解也。尹需學御。三年而無得焉。私自苦痛。常寢想之。中夜夢受秋駕於師。明日往朝師。望之。謂之曰。吾非愛道於子也。恐子不可予也。今日教子。

以秋駕。尹需反走。北面再拜曰。臣有天幸。今夕固夢受之。故老子曰。致虛極。守靜篤。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也。昔孫叔敖三得令。尹無喜志。三去令。尹無憂色。延陵季子。吳人願一以爲王。而不肯。許由讓天下。而弗受。晏子與崔杼盟。臨死地。不變其儀。此皆有所遠通也。精神通於死生。則物孰能惑之。荆有飲非。得寶劔於干隊。還反度江。至於中流。陽侯之波。兩蛟俠繞其舩。飲非謂柁舩者曰。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。對曰。未嘗見也。於是飲非瞑目。敦然攘臂。拔劔曰。武士可。

此亦寓言也
水道者亦若
此類有不得
者乎

以仁義之禮說也。不可劫而奪也。此江中之腐肉朽骨。棄劍而已。余有奚愛焉。赴江刺蛟。遂斷其頭。船中人盡活。風波畢除。荆爵為執圭。孔子聞之曰。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。飲非之謂乎。故老子曰。夫唯無以生為者。是賢於貴生焉。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。魏王辯之。約車十乘。將使荆。辭而行。人以為從未足也。復以衡說。其辭若然。魏王乃止其行。而疏其身。失從心志。而有不能成衡之事。是其所以固也。夫言有宗。事有本。失其宗本。技能雖多。不若其寡也。故周鼎著

倕而使齧其指。先王以見大巧。不可也。故慎子曰。匠人知為門。能以門。所以不知門也。故必杜。然後能門。墨者有田鳩者。欲見秦惠王。約車申轅。留於秦。周年不得見。客有言之楚王者。往見楚王。楚王甚悅之。予以節。使於秦。至因見。予之將軍之節。惠王甚說之。出舍。喟然而歎。告從者曰。吾留秦三年不得見。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。物故有近之而遠。遠之而近者。故大人之行。不掩以繩。至所極而已矣。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。豐水之深千仞。而不受塵垢。投金鐵鍼

執一而不知
者不能知道
張賓王曰破
拘士之胸目

張賓王曰廊
苛士之肺腸

明察炫於外
道所不貴晏
子得之

焉。則形見於外。非不深且清也。魚鼈龍蛇。莫之肯歸也。是故石上不生五穀。禿山不游麋鹿。無所陰蔽隱也。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。晉六將軍。其孰先亡乎。對曰。中行知氏。文子曰。何乎。對曰。其爲政也。以苛爲察。以切爲明。以刻下爲忠。以計多爲功。譬之猶廓革者也。廓之大則大矣。裂之道也。故老子曰。其政悶悶。其民醇醇。其政察察。其民缺缺。景公謂太卜曰。子之道何能對曰。能動地。晏子往見公。公曰。寡人問太卜曰。子之道何能對曰。能動地。地可動乎。晏子默然不對。

出見太卜曰。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。地其動乎。太卜曰。然。晏子出。太卜走往見公曰。臣非能動地。地固將動也。田子陽聞之曰。晏子默然不對者。不欲太卜之死。往見太卜者。恐公之欺也。晏子可謂忠於上。而惠於下矣。故老子曰。方而不割。廉而不剝。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。飲酒酣。文侯喟然嘆曰。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。蹇重舉白而進之曰。請浮君。君曰。何也。對曰。臣聞之。有命之父母。不知孝子。有道之君。不知忠臣。夫豫讓之君。亦何如哉。文侯受觴而飲。醕不獻曰。

忠孝之名不
得已而有之
道則無事於
此而相忘耳

無管仲鮑叔以爲臣。故有豫讓之功。故老子曰。國家昏亂。有忠臣。孔子觀桓公之廟。有器焉。謂之宥卮。孔子曰。善哉。予得見此器。顧曰。弟子取水。水至灌之。其中則正。其盈則覆。孔子造。然革容曰。善哉。持盈者乎。子貢在側曰。請問持盈。曰。益而損之。曰。何謂益而損之。曰。夫物盛而衰。樂極則悲。日中而移。月盈而虧。是故聰明睿智。守之以愚。多聞博辯。守之以儉。武力毅勇。守之以畏。富貴廣大。守之以陋。德施天下。守之以讓。此五者。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。反此五者。未

此其本旨

嘗不危也。故老子曰。保此道者。不欲盈。夫唯不盈。故能弊而不新成。武王問太公曰。寡人伐紂天下。是臣殺其主。而下伐其上也。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。鬪爭不已。爲之奈何。太公曰。甚善。王之間也。夫未得獸者。唯恐其創之小也。已得之。唯恐傷肉之多也。王若欲久持之。則塞民於兌。道全爲無用之事。煩擾之教。彼皆樂其業。供其情。昭昭而道冥冥。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。解其劔而帶之笏。爲三年之喪。令類不蕃。高辭卑讓。使民不爭。酒肉以通之。竽瑟以娛之。鬼神以

帝王之道恐
不如此

張賓王曰卒
乎無名

畏之。繁文滋禮。以弇其質。厚葬久喪。以亶其家。含珠
鱗。施綸組。以貧其財。深鑿高壟。以盡其力。家貧族少。
慮患者寡。以此移風。可以持天下弗失。故老子曰。化
而欲作。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。

茅鹿門曰此篇大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飾於外而
求諸內不必勝人而能反己以淵默為道而天下服之為應
張賓王曰段段解老法自韓非中插管莊二段

